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百年苦樂半相參，會占便宜只半。

Since life's a compound of half sweet and half bitter, Who tastes but half is wisest and cleverest.

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攜及童嬰，笑附件是离开房間似理非發動機了身在月下而實不着月者。

Those who do sit in the moonlight, but life's a compound of half sweet sweet high families, in boats and towers, also hands do sit in the moonlight, and cleverest spaces and giggle and chatter and look at sweet and half bitter.

張岱是明末清初散文大家，所著〈西湖七月半〉屬明清小品上乘之作，文學史家多肯定其作品為晚明小品的代表。其遣詞用句獨特有味，充分掌握中國文字靈動的神韻，讀來讓人痛快淋漓、低迴再三。本書以人生、長恨、四季、山水等主題，收錄李白、張岱、曹雪芹、蘇東坡、李密菴等名人小品，且看林語堂如何以英譯解讀這些文哲眼中的人生風景。

◆林語堂中英對照編輯理念◆

林語堂先生曾在《古文小品譯英》（*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序文說：「我所喜歡的文章……那些對我有無形影響的老朋友，他們表達的情意真的是歷久彌新而又令人驚喜。我挑選的自然是最好的文章，是我誦讀之後不能忘懷，並使我有悟的文章。不能引起我心靈共鳴的文章我是不翻譯的。」又說：「翻譯是很微妙的工作。唯有能夠和作者情意相通的譯者才能翻譯得好。因為譯者實際上是另外一種語言文字替作者發言，如果兩者不像是老朋友一樣，這怎麼能辦得到？」語堂先生期望藉由他的譯文，傳達其閱讀的激動心情，與讀者共同分享閱讀中國古籍經典的驚喜與歡愉。

正
中
書
局

ISBN 978-957-09-1635-9



(805)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林語堂中英對照：西湖七月半 / 孟子、蘇東坡、張岱等著

林語堂英譯。-- 臺二版。-- 臺北縣新店市：

正中，2009.03

冊：公分。-- (華語經典；HA006)

ISBN 978-957-09-1835-9(平裝)

1. 英語 2. 讀本

805.18

98000451

林語堂中英對照 西湖七月半

原著者◎孟子·蘇東坡·張岱等

譯者◎林語堂

編校者◎黎明

語譯◎劉聖德

主編◎陳秋燕

責任編輯◎梁惠玲

封面版設計◎陳淑惠

排版◎林樂娟

發行人◎蔡繼興

總編輯◎劉興泰

出版發行◎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231)新店市復興路43號4樓

電話◎(02)8667-6565

傳真◎(02)2218-5172

郵政劃撥◎0009914-5

網址◎<http://www.ccbc.com.tw>

E-mail：service@ccbc.com.tw

門市部◎台北縣(231)新店市復興路43號4樓

電話◎(02)8667-6565

傳真◎(02)2218-5172

香港分公司◎集成圖書有限公司－香港皇后大道中283號聯城商業中心8字樓C室

TEL：(852)23886172-3 · FAX：(852)23886174

美國辦事處◎中華書局－135-29 Roosevelt Ave. Flushing, NY 11354 U.S.A.

TEL：(718)3533580 · FAX：(718)3533489

日本總經銷◎光儒堂－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

TEL：(03)32914344 · FAX：(03)32914345

總經銷◎楨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TEL：(02)2219-2839 · FAX：(02)8667-2510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199號 (10627)

分類號碼◎805.00.026

出版日期◎西元2009年3月臺二版1刷

ISBN 978-957-09-1835-9

定價／26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Lin Yutang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Harvest Moon on West Lake

林語堂中英對照

西湖七月半

孟子、蘇東坡、張岱等◎著 林語堂◎英譯
黎明◎編校

【新版推薦序】

學貫中西，百年一人

兼具「君子」與「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之美的林語堂

張曉風（作家）

在中國，在古代，如果你要讚美一個人（哦，所謂人，指的當然是男人），用的字眼可以很簡單，你稱他為「君子」就可以了。君子怎麼解釋呢？它意指一種受過完整教育，品德優美，宅心仁厚，不與人爭卻又頗有擔當的人。然而，「君子不器」，由於他的養成教育極好，所以他不適合作一個職業賣麵包的人或製車輪的人，他不投入實務的有價的操作，他該作的事是社會的精神導師，擘畫十年或二十年後國族該有的走向。

在西方，在中古之後，如果你要讚美一個人（哦，抱歉，此處所指的人仍是男人），該用的字眼應該是 Renaissance man，我姑譯為「文藝復興人物」。此詞的意旨和「君子」大致類同。例如，兩者皆同樣博雅多禮，同樣自期自許以天下為己任，但後者卻多了些務實的本領，有點像孔子說的「多能鄙事」。不過孔子在說這句話的時候，竟不免十分抱歉的先加一句「吾少賤，故……」。由於年輕時候卑微貧苦，孔子學會一些雜七八拉的技能，究竟是哪些技能？孔子沒說，想來其中有些是不登大雅的，例如煮飯。Renaissance man卻不一樣，他們是「吾少貴（他們皆是識

字的貴族），故多能伎藝」，這些伎藝包括儒家的音樂、射擊（或劍術）、駕駛、數學，以及儒家所沒有的現代天文地理知識，以及嫻於航海或機械的種種本事，算來「文藝復興人」應該是一種「極優良人種」。

我所知道的林語堂先生其實就是很難得的兼具有「君子」和「文藝復興人物」之長的人。前者比後者多一份優游園林的隱逸雅緻，後者比前者多幾分新時代男兒的彗黠矯健。

林語堂先生是民前出生的人，算起他的身分是既貧賤又富貴。他是福建漳州人，家住山區。那一帶原是窮地方，卻山清水秀。他的父親是一間小教會的牧師，薪資有限，但因教會和洋學堂有關係，林語堂因而擁有極好的教育資源。林氏自小穎悟，再加上環境關係，使得他的英語能力無人能敵。林氏啓蒙之際，在那個時代，多少要熟讀一些經書，所以他也就很自然的學涉中西。林氏後來又留了美、留了德，並且取得語言學方面的博士學位，但那頭銜和他一生的風雲際會幾乎沒有什麼關係。他的一生和什麼有關呢？譬如說，他是個健康愉悅的男孩，且是個極佳的短跑選手，這一項後

來被他妻子視爲優點（她曾在運動場上見過他的風姿），因而願意「下嫁」。妻子的廖氏家族非常富有，對林氏的前半生極有助益。

林氏的另一貴人是胡適，他曾「偷助」林氏一千銀元（若干年後，林氏知情歸還）。胡之所以助林，表面看是胡的俠氣，其實也是林氏來自家人寵愛而養成的風發意氣，令人愛重。

林氏的真本領是寫作，中文的以及英文的。

此外，林氏懂得向中國人推銷西式「幽默」，並且向西方人推銷中國的放達疏淡。在那個年代談幽默，喊打的人其實不少。一般思想親共的人哪能容得你一杯咖啡一塊蛋糕，並且言笑宴宴來論「幽默」呢？他們希望你「廿四小時都在爲人民服務」。至於真正的人民是不是「被服務了」或「被殘害了」，那才是天知道。林氏的書多年來一直都是老共轄區內的禁書，但林氏向美國外銷中國文化這一部份卻極爲成功。林氏的英文著作分三種，其一是創作，如《生活的藝術》。其二是改寫，如短篇小說，其中〈碾玉觀音〉一篇有極好的新詮釋，把個無聊的鬼故事，寫成了經典愛情。後

來姚一葦教授所編的〈碾玉觀音〉，劇本就是承襲林氏了不起的新詮（而不是採用明人重述的宋人平話）。其三是中翻英的翻譯，如張潮的《幽夢影》。三者皆是才子作，各有勝境。

林氏是少數靠一枝筆而活下來的文人。更奇怪的是他的「筆潤」來自美金，這大概是中國五千年來沒有的事。後來的美華作家如湯婷婷或譚恩美也曾暢銷一時，但她們畢竟是華裔美人。最近寫文革故事的哈金當然也算一員猛將，但還差林氏一截。林氏著作又多又好又極富使命感，百年之內恐怕很少有人能接近他所締造的光榮紀錄。

可是，林氏晚年爲了想製作一架中文打字機而耗盡心血和金錢，機器終於做出來了，卻因沒人肯生產而成廢物。林氏和「文藝復興人物」一般，是自認有能力駕馭機械的人。林氏當年爲之瘋狂投入的那一搏，其中種種艱辛，在電腦時代輕易就解決了。四十年前已謝世的林氏，如能看到電腦中文打字之便捷，恐怕不免爲自己浪擲的時間而嘆息吧！

不過，以他的性格而論，他大概也是「終不悔」的。

林氏安息在陽明山腰的故宅庭園裏，面對著他生平最

深愛的觀音山夕照。人世無常，什麼都會過去，書，也許是比較接近永恆的一種存在。在作者離世許久之後，仍繼續發言。

欣聞正中書局刊印林先生所譯英文書八種，並且是中英對照的，故欣爲之序。

【新版推薦序】

古知孔子，現代則知林語堂。

馬健君（東吳大學英文系副教授暨林語堂故居執行長）

很多人都說，一個人如果中文不好，英文一定也學得不好。爲什麼會這樣呢？根據我多年英文教學的經驗，發現如果學生中文程度不好，他們在英文學習上也會面臨很多問題，不若其他中文程度佳的同學。反觀英文能力好的學生，中文程度也一定具備相當的能力，因爲他對中文的高度理解加強了他的外語吸收與理解能力，使得他的外語得以運用自如。我們所熟知的林語堂先生便是箇中的佼佼者。

林語堂先生一生最爲人所熟知的，是他在寫作上的成就；但他許多有關於翻譯的文章，更爲世人所津津樂道。中西兼修的背景，使他的翻譯功力除了文字意境上的傳遞，更富有人文精神方面的諸多挹注。藉著文字，他將華人的思想、情感以及生活中細微之處，點點滴滴地傳達給西方讀者，使他們能夠瞭解其中巧妙之處，進而欣賞中華文化的精彩。如此珍貴的文化資產，是我們身爲華人的幸福與驕傲。

在這次正中書局重新再版林語堂先生的八本譯著中，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孔子的智慧》。一般西方讀者對於孔子的了解，大多來自《論語》一書，以爲孔子只是個滿口格言的智者。彷彿要爲孔子「驗明正身」，林語堂先生翻譯《論

語》時，他不逐字逐句消極翻譯，而是把原著內容重新分門別類，分成「孔子的生平」、「中庸」、「孔子的格言」、「儒家社會秩序三論」、「論教育」、「論音樂」以及「孟子」等等，從「四書」、「五經」以及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等書籍，以英文特有的表達方式，使西方讀者能夠經由各種面向來了解孔子的思想以及儒家的哲思。這種譯法，既能抓住原文的形式與精髓，又能讓西方讀者容易理解，知道孔子與儒家思想是如何深入華人人文世界。

《老子的智慧》，也就是林語堂英譯的《道德經》。他以深厚且淵博的國學背景，運出道地的英文，汲取中文文字間微妙的語意，忠實傳達《道德經》的精神，譯文內容深刻，表達平易淺近且貼切流暢，使人閱讀容易且印象深刻。

林語堂先生的翻譯中有創作，創作中有翻譯。他特別摘選一些為讀者所熟悉且別有幽默、風趣的文章，精心編輯成《東坡詩文選》、《幽夢影》、《不亦快哉》、《西湖七月半》、《揚州瘦馬》以及《板橋家書》等書，把蘇東坡、張潮、金聖歎、鄭板橋等這些才華洋溢、樂享生活且曠達的文人介紹出來，使中文讀者藉其生花妙筆的英文書寫，增加學

習英文的興趣；而西方讀者，則能透徹準確地理解原文，體會中華文化的優美與價值。無怪乎許多外國人在提到中國的文學與思想時，每每會以「古知孔子，現代則知林語堂」這句話作為概括。由此可以想見林語堂先生對溝通文化以及增進國際視聽的影響力。

反觀現在，隨著科技網路快速發展，以及國際化、全球化趨勢影響之下，英語文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同時，也隨著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經濟強國，華文世界人口增加速度高居全球之冠等因素，中文成為全世界僅次於英文的第二大使用語文。逢此時刻，林先生這幾本書的再版，更具意義。希望能有更多的中文以及英文老師把它們作為教材，讓我們的孩子除了提高中英文能力之外，也更能深入了解中華文化的豐富多元並且引以為榮。

【新版導讀】

從選文看林語堂的生命態度

周志文（臺大中文系教授、作家）

這本書上所選的，是林語堂翻譯成英文的一些短文（也包括幾首詩），他翻譯這些文字，有一個目的，是爲了向外國人介紹他醉心的中國文化或文學。但也可以藉此看出語堂先生對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的一些看法，當然也顯示了林語堂的一些生命的態度，不論對文化的看法與生命的態度，基本上言，都是一貫的。據黎明先生引用林先生在1960年爲編譯《古文小品譯英》（*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一書在美國出版的序文說：「重溫了我所喜歡的文章——那些對我有無形影響的老朋友……它們表達的情意真的是歷久彌新而又令人驚喜。我挑選的自然是最好的文章，是我誦讀之後不能忘懷，並使我有有所了悟的文章。不能引起我心靈共鳴的文章我是不翻譯的。」

這段文字十分有意思，他說：「不能引起我心靈共鳴的文章我是不翻譯的。」也就是說他所翻譯的這些文章，全是引起了他心靈共鳴的作品。能引起林語堂先生共鳴的作品，是什麼樣的作品呢？

第一是有智慧的作品，所謂有智慧是指有原創性的，它有獨立的思想，既不拾人牙慧，也不傍依古今。譬如有次

莊子（周）敘述自己作夢的經驗，尋常人都會夢到的，但莊子卻突發奇想，他寫道：「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胡蝶之夢爲周與？」所有聰明人都有本事把一團混亂的事釐清，也會把原本清楚的事弄得大亂特亂，等莊子等夢醒來，竟然恍恍惚惚的想到，到底剛才是我作夢變成蝴蝶，或者現在的我是蝴蝶在作夢呢？寤寐之間，莊子把原本簡單的事弄亂了，但這個亂局很好，它啓迪了人對真與假、實與虛、現實與幻境的許許多多研究與討論，成了哲學與心理學上的一個重要話題。所以莊子的這段話看起來擾亂了我們的思緒，卻是智慧的。

其次是自然。林語堂似乎對中國文化中特別強調重視自然深契於心。講自然有幾個層面，首先是遵從自然的規則，不要以人爲的方式去擾亂改變它。這一點講得最透關的也是莊子，對莊子而言，長壽並不可賀，早殤也不可悲，人要做到「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的地步，才有可能認識生命的真實。本書首篇選了金聖歎的〈貫華堂古本水滸傳序〉，其中有言：「人生三十而未娶，不應更娶，四十而未仕，不

應更仕，五十不應爲家，六十不應出游，何以言之，用違其時，事易盡也。」其實也是這個思想。

儒家把這種想法，發揮到極致的就是「中庸」。中庸是要求大家在生命的情境中遵循中間原則（所有的道德，其實也是根據這個原則而產生），對生命我們不該放棄也不需強求，孔子曾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過與不及，都不是中道。本書中選了一首李密菴的〈半半歌〉，其實也是奉勸人凡事不要求過，李密菴說：「看破浮生過半，半之受用無邊；半中歲月盡幽閒，半里乾坤開展。」這首「歌」，透露出中國人的生活智慧，告訴世人，人需要生命暢旺，但暢旺的生命不是用來追逐欲望的，面對欲求，人要知道節制，否則「欲火中燒」，只有抵銷了生命。

好的文學也是發自自然，書中選了三篇蘇東坡的書信，他在〈答謝民詩書〉中說：「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所謂「文理自然，姿

態橫生」，即是指最好的文章，也是合乎自然之理，不勉強、不扭曲，發自肺腑，成之自然。最好的文學與藝術是自然的，最好的生命態度也是自然的。

最後是幽默，幽默表面上是會開別人玩笑，也禁得起人開自己的玩笑。但開玩笑並不能盡幽默的意涵，幽默其實是指人在具有大智慧、知道生命的原理之後，對任何事情都產生了寬容與同情之心。看到別人的過錯，世界的荒唐，無須過份義憤填膺，因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有許多面向。有汗穢才有清明，混亂過後才有寧靜，幽默要我們在雜亂不堪之中看到世界的井然有序。就如同書中選的張岱的〈西湖七月半〉，七月半上半夜的西湖，確實是庸俗雜選的，但到了下半夜，西湖「月如鏡新磨，山復整粧，湖復頰面」，就又恢復了它原有的美麗。幽默讓人看得更遠，想得更透。

幽默又教人欣賞人生。林語堂在他的名著《生活的藝術》中有一段特別的文字，題目是：「塵世是唯一的天堂」。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除了現實世界之外，沒有其他世界，所以我們「只有」愛我們這個俯仰終身的地方。對我們居住的世界我們要認識它，愛惜它。認識這個世界必須全